

### 一场关于犍陀罗艺术的生动探讨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巴基斯坦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穆罕默德·纳西姆·汗作讲座

近日，应云冈研究院之邀，巴基斯坦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穆罕默德·纳西姆·汗在云冈研究院会议室作《信仰的力量——犍陀罗艺术中的持鬘供养者》专题讲座。讲座由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主持。

本次讲座围绕犍陀罗艺术中“持花环供养者”这一主题展开，聚焦于一组新近在古犍陀罗地区考古发现的弧形建筑构件。这组建筑构件在风格与题材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不仅丰富了犍陀罗艺术中花卉与花环母题的研究，也为理解佛陀“个人生活”的视觉呈现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有助于学界重新审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叙事广度与象征深度。这些构件共6块，可能出自阿齐兹德里佛教遗址，组成一个直径逾1.20米的近环形结构。石板上刻有法卢文铭文，并以深浮雕描绘了裸体孩童托举花环、向一对王室夫妇献上花环的场景，伴有乐师与舞者。这一图像极为罕见，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可能是唯一表现向悉达多太子和耶输陀罗献花环的实例。

## 《交融与创新：民族与文化认同研究论集》序言

杭侃

今年是马年，《后汉书·马援传》称“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战马在冷兵器时代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魏书·食货志》记载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河西水草丰美，北魏在占领了河西地区之后，“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羸驼半之，牛羊则无数”。为了让河西的战马逐步熟悉中原的环境，孝文帝将河西地区的战马迁徙到山西太原一带。“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拱卫洛阳的河阳戎马，即是在并州逐步熟悉了环境之后继续南迁的河西战马。马很挑剔生存环境，炎热潮湿的环境中马匹容易染上疾病，丘

陵沟壑遍布的地方则不利于驰骋，因此，河西和蒙古高原是中国古代主要的产马区。紧邻太原的雁北地区海拔较高，气候寒冷，较为适宜马匹的生存，所以，孝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大量将河西战马迁往山西。其实这种战马的交流并不是始于孝文帝时期。搅动北魏后期时局的尔朱荣的高祖尔朱健，“魏登国初为领袖，率契胡武士从平晋阳，定中山，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到了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成时，自己领地内“牛羊驼马，日觉滋息，色别为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孝文嘉之。及迁洛，特听冬朝京师，复归部落。每人朝，诸公王朝贺，竞以珍玩遗

之，新兴亦报以名马。位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袖。新兴每春秋二时，恒与妻子阅畜牧于川泽，射猎自娱。”并州戎马之盛，在东魏、北齐时期依然，高欢将并州作为“霸府别都”是有其必然性的，山西北朝墓葬壁画中所绘战马不乏精彩之作，即是源自于生活实际。

马的背后是人群的活动，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就成为社会进步的羁绊，如何“离散部落”，进而将血缘关系演变为地缘关系，不仅仅需要武装的强力，也需要精神的共鸣，简言之，一个稳定的社会，一定会建立在社会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上，所以不论哪个民族，为了能够在中原地区长治久安，都在汉化和宗

教的道路上进行过探索。北魏的统治者看到了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人智之善性”的作用，因此，大力推崇佛教，在南北朝时期造像碑的题名上，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不同民族共襄盛举，共同开凿造像的捐资人姓名，就是北魏“令沙门辅导民俗”的生动体现。

山西是民族融合与创新的熔炉。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们编辑这本民族与文化认同研究论集，是为了更好地以史为鉴，凝聚共识，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

## 筑牢文物与景区运营安全防线



云冈研究院召开安全管理委员会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为切实筑牢文物安全与景区运营安全防线，5月25日，云冈研究院在一楼会议室召开安全管理委员会工作会议。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参加会议并讲话，院党委委员、各部、中心、所负责人及安委会全体成员参会。会议由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闫丁主持。

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山西长治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全院上下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部署，聚焦文物保护、景区运营、日常管理等领域，细化安全任务，压实岗位责任，补齐安全短板，守住全院安全生产底线。

会上，安全保障部负责人通报了近期全院安全隐患排查情况，逐项梳理排查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

刘建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全院干部职工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安全意识贯穿工作全过程。一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首要位置，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二要压实安全责任，明确各部门安全职责，确保责任到人、落实到位；三要狠抓隐患整改，针对排查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复查，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四要强化统筹协调，协调推进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景区运营与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坚实安全保障推动研究院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千年石窟瑰宝。

##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张先堂应邀作专题讲座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应邀作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冈学建设系列讲座”之一，近日，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张先堂应云冈研究院之邀，在云冈研究院作《神圣废弃物的埋藏供养——中国古代佛教经像埋藏研究》专题讲座。讲座由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主持。本次讲座聚焦于中国古代佛教经

像埋藏这一文化现象，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学界的相关论述，进而阐释了中国古代佛教三宝供养理念与经像埋藏现象之间的关系。即经像埋藏是在佛教三宝供养特别是法宝供养、佛宝供养思想指导下，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佛教文化现象。

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封闭原

因，学术界存在避难说、废弃说、书库改造说、未法说与供养说等多种论述。其中，供养说最具合理性，它跳出了以往从外部社会历史原因寻找答案的路径，转向从佛教内部的观念与仪轨制度出发，将藏经洞的封闭理解作为一种主动、恭敬的宗教供养行为。中国古代佛教供养不仅包含饮食、器物等物质供给，更涵盖恭敬、赞叹、礼拜等精神层面的尊崇，核心对象为佛、法、僧三宝，即三宝供养。其中法供养不仅包含听闻、抄写、诵读佛经等行为，修补缺损佛经、集中收藏并埋藏陈旧且退出流通的佛经，也属于法供养范畴。这与莫高窟藏经洞的性质高度契合。

藏经洞将北朝至北宋初年四五百年间累积的大量残破、陈旧、不再流通使用的佛教经卷视为神圣法物，予以集中收藏、埋藏供养并永久封存，正是法供养的典型产物，属于古代佛教经像埋藏的重要遗存。

讲座中，通过对近几十年来56例考古报告中有关古代佛教信徒在地下土坑、窖穴、塔室、地窖等处人为埋藏的古代佛教造像、经卷等文物“经像埋藏”现象的梳理，可将其划分为佛像埋

埋、经像混合埋藏两大类。其中佛像埋藏多与灭佛运动、造像自然损毁相关，既有灭佛期间的仓促掩埋，也有造像长期使用破损后的礼仪性埋藏。经像混合埋藏是信众自主、有计划开展的三宝供养行为。典型案例除莫高窟藏经洞外，还有温州北宋白象塔佛经、苏州瑞光寺塔佛经与铜像等。两类埋藏虽起因与形式不同，但本质高度一致，均为佛教信仰主导的供养实践。由此可见，莫高窟藏经洞并非孤例，而是中国古代佛教历史文化的产物，与中国广大地区的经像埋藏现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讲座结束后，张先堂与云冈研究院研究人员就20窟窟前考古出土的石雕塔檐、西立佛坍塌残块、昙曜造像碑等是否符合礼仪性埋藏性质，以及埋藏行为是否也包含保护文物的动因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讲座不仅呈现了详实的史料与严谨的论证逻辑，更助力云冈研究院青年学者树立清晰的学术问题意识，践行“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理念，熟练运用多重证据法开展学术研究。

## 《遇见云冈》

### 云冈双窟：石上的忍冬与神鸟

本报记者 赵小霞

步入云冈石窟第9、10双窟，仿佛步入北魏的宫殿长廊。前室相通，立柱成排，柱身镌千佛，柱础伏象狮。本是追寻那石上的“忍冬花”，奈何目光却被窟龛、龛楣及屋顶上大量出现的金翅鸟牢牢锁住。忍冬蜿蜒，神鸟栖居，竟在这冰冷的石头间透出一丝奇异而温柔的温度感。本期《遇见云冈》，将带大家探寻希腊藤蔓与印度神鸟在武周山下的一场奇妙“变身”。

#### 一、藤蔓的旅程：从地中海到平城

仔细观察第10窟后室的门楣。那里没有威严的佛像，只有一团团纠缠生长的叶子。它们不是死板的图案，而是像被风吹起的波浪，一波接一波地荡漾开来。

这些叶子的故乡，其实远在地中海沿岸。它们的原型是希腊建筑上的“莨苕纹”，随着佛教东传，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犍陀罗的改造，最终抵达了北魏平城（今大同）。但在这里，它们变了模样。工匠们不再执着于希腊式的立体厚重，而是用锋利的凿子和阴刻的线条，赋予了它们东方的灵魂。在第9窟，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景象：原本属于西方建筑的“爱奥尼”柱头，藤蔓穿过形似汉代玉璧的孔洞，叶瓣翻转，既像西方的浪花，又像中国的水藻。

这是一种真正的“生长”。那些来自异域的植物，在北魏工匠的刀笔下，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中国化”转身。它们不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刻在时光里、仍在呼吸的“忍冬”。

#### 二、神鸟的变形记：从印度到平城

在佛教的原典中，大鹏金翅鸟名为迦楼罗，以龙为食，形象往往凶猛威严。然而，当佛教东传，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北魏平城（今大同），这只来自异域的神鸟，却悄然换上了一身汉式的羽衣。

在云冈中期造像中，金翅鸟开始了它的“本土化”旅程。工匠们不再拘泥于印度式的凶猛形象，而是巧妙地借鉴了汉代墓室壁画、汉画石像中的凤鸟图饰。于是，原本带有几分“野性”的金翅鸟，渐渐收敛了锋芒，变得

如同中国传统的祥瑞鸟类一般温和、优雅，它们的形态随着屋脊的起伏而变化，仿佛真的在建筑上筑起了巢穴。

#### 三、石头的剧场：睽子本生与须弥山

双窟的内部，就像一座微缩的北魏“石头剧场”。在这里，神祇与凡人同台，神话与历史交织。

在第9窟，听见“孝”的声音。这一窟的主尊是释迦牟尼，但墙壁上的故事却充满了人间烟火。绕到前室西壁，会看到一幅横卷式的连环画——《睽子本生》。讲的是孝子睽子披着鹿皮在深山照顾盲父母，却不幸被国王射杀的故事。这幅雕刻不像后来的壁画那样飘逸，它带着一种笨拙而坚定的力量，每一刀都刻进了北魏工匠对“孝道”的理解。

在第10窟，看见“山”的模样。第10窟的主尊是弥勒菩萨，象征着未来的美好世界。最震撼的，莫过于前室北壁的须弥山图。在这方寸之间，工匠雕刻出了世界的中心：二龙交缠于山腰，奇珍异兽穿梭其间，甚至有传说中的阿修罗和娑摩罗天两侧护法。这不是简单的装饰，这是北魏工匠心目中的宇宙模型——层层叠叠，充满生机。

当站在双窟之中，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花纹，或许会恍然大悟：所谓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希腊的叶脉，搭上印度的佛光，穿过西域的风沙，最终落在大同的武周山下，开出一朵独一无二的“花”。而这种将神鸟与建筑完美融合的手法，不仅装饰了佛国世界，也折射出北魏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的现实——印度的神祇，住进了中国的宫殿。它不仅仅是一部雕刻史，更是一部关于“接纳”与“重生”的历史。那些石头里的藤蔓与神鸟，至今仍在向我们诉说着那个开放、包容的时代。

## 仰观云冈珍奇 回望平城遗风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赴云冈石窟开展田野课堂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近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爱好者协会15名师生代表，走进云冈石窟，完成了一场主题为“仰观云冈珍奇，回望平城遗风”的深度社教活动。从云冈影视厅的全景解读到院史馆的岁月回溯，从石窟群的实地探访到文物保护中心的科技探秘，从近距离沉浸式田野采风到云冈文旅、云冈考古深度学术座谈，师生代表在一天之内完整走完“影像认知——实地考察——文保学习——对话研讨”的学术闭环，真正让书本知识走出燕园课堂，扎根武周山的千年文脉之中。

上午的社教活动之旅，始于一场沉浸式的认知启蒙。师生首先走进云冈影视厅，通过纪录片全方位了解云冈石窟的开凿历程、北魏风情与艺术瑰宝，快速建立起对这片世界文化遗产的宏观认知。随后，院史馆内的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一份份保护档案，将

大家的思绪拉回过往——民国时期的残垣断壁、前辈们的保护手稿，让现场参观的同学不禁感慨：“原来云冈曾历经沧桑、满目疮痍，是一代代文保人以一生坚守，护住了千年石刻的文脉。”

走进石窟群，学术交流的氛围愈发浓厚。金牌讲解员围绕云冈石窟佛像的宗教象征及其承载的北魏民族融合内涵，结合史料细节娓娓道来。学生们手持笔记本，边听边记、边看边思，有学生轻声自语：“课本上总说云冈是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的枢纽，直到站在这千年石窟前，触摸着石壁上的纹路，才真正读懂‘枢纽’二字的重量与深意。”在巍峨的第20窟大佛前，每位学生都获赠云冈石窟精美画册，大家手持画册与露天大佛同框合影，将这份研学记忆定格。

文物保护中心的探访，则让师生们感受到传统与科技碰撞的力量。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石质文物修复的传统工

艺、数字化采集的前沿技术，从病害检测到修复加固，从三维扫描到数据存档，每一个环节都让学生们驻足惊叹。有学生感慨道：“原来文物保护不是单一的守护，传统工艺的匠心传承与现代科技的精准赋能相结合，才是让文化遗产永续流传的正确方向。”

午后的时光，留给了自由探索与深度研讨。师生们分散行动，一边再次漫步石窟群进行二次考察，一边开展游客调研，为后续交流积累一手素材。随后的学术座谈会上，云冈研究院各业务中心骨干围绕石窟保护、文物监测、数字化留存、文旅融合等议题，分享了一线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北大学子则结合全天观察，就风化水害治理、数字文博建设、文化IP活化转化等专业问题踊跃提问，现场互动热烈。“置身实景所见所思，和课堂书本习得的认知，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境与体会。这次研学，让我真正明白

了考古人为什么必须‘走出去’。”一位学生在发言中说道。

近一个半小时的座谈，不仅深化了双方对石窟保护与传承的理解，也为未来高校与文博机构的持续联动搭建了桥梁。

燕园载道，武周山藏韵。当燕园的学术理想与武周山的千年石刻相遇，书本上的文字便有了温度，田野中的观察便有了方向。这15名未来的考古文博从业者，在一天内的社教活动中，不仅深化了专业认知、锤炼了实践能力，更在心底深深刻下了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之责。正如云冈研究院研学基地负责人莉莉所说，文化的守护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传承的使命更需薪火相传，而这责任感，终将在一代代考古人的脚下延伸，手中传递、心中沉淀，让云冈石窟的千年文脉，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关注大同日报融媒体视频号 查看更多精彩视频